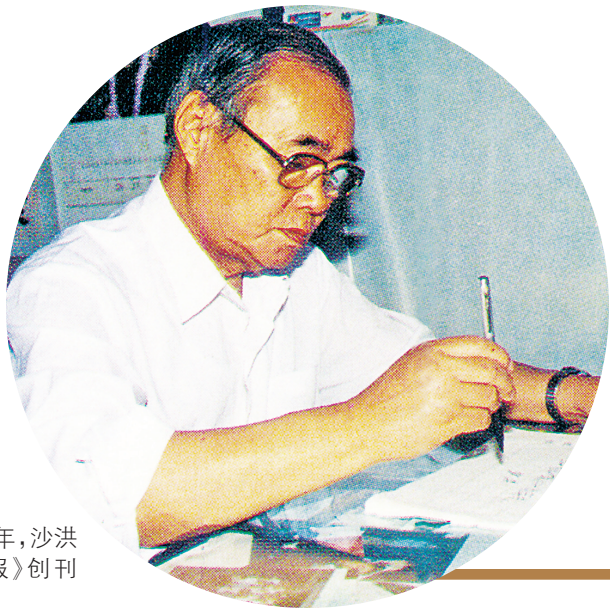


# 永远激荡人心的歌声

——写在沙洪诞辰105周年之际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蔺君妍



■1989年，沙洪为《青岛日报》创刊40周年题词。

## 坚守初心、夙夜在公——

“他没有休息的时候，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”

1943年，沙洪从抗大一分校调任大众日报社通联科工作。作为通联科科长，白天，沙洪阅读大量来自各地通讯员的来稿，组织同事们讨论重点稿件，对需要补充修改或者不适合采用的稿件，由他和同事向通讯员讲明理由，并定期制定报道提示发给每位通讯员。

夜幕降临，枪炮偃息。沙洪案头的小棉油灯亮了，昏暗的光线下，摆着因敌人电台干扰而严重掉字的稿件，他逐字逐句推敲着上下文。每个清晨，《大众日报》抵达读者手中，经他亲自编辑刊发的新闻总能做到最全面、最准确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消息传来的那一刻，刚刚睡下不久的沙洪一改往日的慢条斯理，趿拉着鞋从房中跑出来，连声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当他从乡亲们的口中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后，立刻手舞足蹈，拍着巴掌大笑起来：“我们吃尽苦头，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。”乡亲 and 战友们七嘴八舌地重复着他的话，小院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。

日本宣布投降后，山东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，组成五路大军，向济南、青岛等大城市和胶济、津浦等交通线进军。《大众日报》和山东所有新闻单位迅速抽调人员随军采访，沙洪作为记者团首席记者也在其列。

此时，据守诸城的日伪军仍负隅顽抗。炮火连天，为了获得第一手消息，沙洪坚持随部队一同行动。9月8日，日伪军弃城逃窜，诸城宣告解放。沙洪第一时间从师指挥所通过电报发出了胜利消息。

抗日战争结束，《大众日报》的办报条件日趋平稳，开始增设副刊。“才子”沙洪担当起副刊主编这一任务。工作中，沙洪尽心尽责，常常通宵达旦，对通讯员发来的“大家唱”“庄户诗”进行“再创作”，指导年轻的同志们快速成长。

解放战争打响后，沙洪再次奉命前往鲁南敌后采访。在那段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，一段段经历给战友们留下深刻印象——冬季里，沙洪不顾严寒跳入湍急的河流，将战友们乘坐的小船推出急流；烽烟炮火中，他用一篇篇新闻稿件，书写军民浴血奋战、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。

1948年底，淮海战场捷报频传，徐州宣告解放。沙洪从济南带领一支新闻队伍南下徐州，创办《新徐日报》和新华社徐州分社，并任副社长兼总编辑、编委会主任。随后又被派往青岛，任青岛日报社首任总编辑。在他的劝说下，妻子姚明来到青岛工作，两人将家安在了湖北路4号。他们的儿子、小女儿在此出生，沙洪分别用“大海”与青岛的“青”为孩子取名，也将对青岛的感情融入青岛的建设与宣传工作中。

在青岛日报社工作期间，沙洪夙夜在公，彻夜不眠地工作近乎常态。“他没有休息的时候，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。”曾与沙洪共事的《青岛日报》时事编辑、102岁的老报人吴树生说。沙洪妻舅姚旭自小跟着沙洪夫妇生活，他回忆说，“每当我半夜醒来，总看到他书房里还亮着灯，常常听到他的咳嗽声。”

1954年，沙洪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，后又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宣教干部局等部门工作。作为一名从抗日战争一线走出来的新闻工作者，沙洪始终以“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”的奋斗精神和乐观赤忱，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
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忠于职守、心怀家国的缩影，那些关于真相的执着、关于文字的敬畏、关于时代的担当，在字里行间生生不息。

## 提携后辈、春风化雨——

“他严肃认真、细微严谨，而又从容大方、温和可亲”

1948年，22岁的耿林莽迫切地想要投身革命。他投书《新徐日报》，申请参加工作，很快就收到了沙洪的面谈邀请。

“这样一位首长亲自和一个无名小卒的年轻人谈话，这本身便使我深感惊异，备受感动。”耿林莽在回忆录中写道，“他穿一套褪了色的黄军装，却非军人风度，有一种安详平和、温文尔雅的文人气质。”

谈话后没多久，耿林莽便接到上班通知。考虑到耿林莽身体不好，沙洪没有安排他随军南下，而是让其留在报社，并给他分配了单间宿舍方便调养身体。

《青岛日报》创刊后，耿林莽被调到青岛。此时，他已经在报上发表了不少诗文，沙洪因此安排他担任《青岛日报》副刊编辑。耿林莽这才知道，忙碌的工作之外，沙洪始终默默关注着他的生活和工作，那些发表在报上的文章，都被沙洪一一记在心里。

“我那时年轻，性格内向，除了埋头工作，从不到领导身边走动。沙老并不负责审副刊稿，但我发现他很关心我写的杂文，不止一次亲自给我修改题目，改得新颖又贴切。”后来，耿林莽应沙洪要求开展一项棘手的调查工作。“这件事使我战战兢兢，因为从无从这方面的工作经验，但还是硬着头皮去‘闯’了。”

一天午休时，耿林莽找到正在俱乐部下象棋的沙洪，向他汇报工作进展。沙洪一边听，一边给予耐心指导。“记不清这事是怎样了结的了，恐怕得不是很出色，但沙老没批评我。”耿林莽说，“他是一位严肃认真、细微严谨，而又从容大方、温和可亲的领导。作报告时也是侃侃而谈，从不疾言厉色。”

在吴树生记忆中，沙洪也是如此。“他对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一视同仁的关心。”吴树生说，“他好像有种特别的气质，不管‘进步’还是‘落后’，不论职位高低、脾气好坏，都能交流起来。”但对于稿件，他绝不放松要求，稿子写得马马虎虎，只要被他看一眼，立马“露馅”；审稿过程中，当他发现记者对稿件内容把握不够准确，重点不够清晰，也从不发火，而是将记者叫到案旁，手把手地指导改稿。

此后多年，很多在青岛日报社共事过的编辑记者们一直与沙洪保持着联系。

当已经成为作家的耿林莽将自己出版的文集寄给沙洪时，沙洪热情地回信道：“散文诗这种形式很好，我是很喜欢读的……希望你继续多写，写得更好。”



①沙洪家中使用多年的书桌。蔺君妍 摄



②沙洪与妻子姚明合影。



③《青岛日报》记者采访沙洪儿子沙大海。



④沙洪在北京居住的家属楼。蔺君妍 摄

如春泉润物，于无声处滋养人心。在铅字与墨香交织的岁月里，沙洪以对青年人默默的关怀和提携，照亮了无数新闻工作者的求真之道、传承之路。

## 老骥伏枥、壮心不已——

“有一分热就发一分热，有一分光就发一分光”

“朝阳和夕阳，同是一个太阳，只不过东升西降，推动着历史巨轮向前方……人生易老志不老，晚秋红叶更傲霜。有一分热就发一分热，有一分光就发一分光……”1991年，中共中央组织部为表彰全国先进离休干部，拍摄了电视片《同是一个太阳》。

此时，沙洪已是古稀之年，但在工作之余，他还是抽出时间，为这部电视片创作了歌曲《朝阳和夕阳》。而这首歌，也正是他离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1988年8月，沙洪从中共中央组织部离休，可忙了一辈子的他，却依然闲不下来。他说：“在人生创业的征途上，如果说年轻时是三十而立的话，那么到了年老时第二次创业应该是六十而立，而这六十而立之年，又正是人生最为成熟、炉火正红时。”

宋庆龄基金会、《民主与法制》社、北京现代管理学院、《老人天地》杂志……一项项工作填满了沙洪的离休生活。

“我母亲创办《老人天地》后，父亲就担任了杂志的编委会主任。”沙洪的儿子沙大海说，“能为老年人做点事，他和母亲都很高兴。”

在这里，沙洪提出了“老年刊物老人办”的观念，为全国老年刊物办刊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。同事胥仕中回忆，即使病魔缠身，沙洪仍然躺在床上同他交流了一个多小时，向他传授办好《老人天地》的经验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一份反映假药致多人死亡的材料递到时任《民主与法制》社社长沙洪的案头。令沙洪无比痛心的是，这起制假售假的案件背后，还存在着极端恶劣的“保护伞”问题。他气愤地说：“为了钱就可以制假害人，不顾人的死活吗？就可以违法乱纪吗？”

在沙洪的支持下，《民主与法制》以内参的形式连续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，随后又对相关制售假药案进行连载报道，呼吁有关部门保护消费者用药安全。

“为了这个案子，他好几天不出门。天天坐在那就是写，每天都写到夜里两三点。”姚明心疼丈夫，让他休息会儿，到院子里活动一下，可怎么说他都不听。

10多年里，经过沙洪整理、上报的相关稿件、资料摆起来足足有一米多高。朋友劝他不要在这个案子上投入这么多精力，他没有争论，只是将一幅“办一件事就要把这件事办到底”的字幅送给他们，无声地表达着他的坚持。

## 正以处心、廉以律己——

“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，组织上已经为我安排了一切”

从北京景山公园向西，穿过沙滩后街来到沙滩北街乙2号院，中宣部大院的家属楼闹中取静。今天，这个游客最密集的区域，仍然保持着旧时的模样。

自1954年沙洪从青岛调往中共中央宣传部，直至沙洪和姚明去世，他们都住在家属楼中一间不大的房子里。姚明曾说：“我们的家是五十年‘一贯制’。”客厅里，除了刚搬来时购置的两套沙发，客人进来几乎连坐的地方都没有。

“当年，青岛日报社实行工资制，沙洪定为十一级，我定为十四级，两人工资加起来，钱多了，却不知怎么花。那时的大虾才一角五分钱一对。”姚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，在青岛工作一段时间后，两人就遇到了第一次调级，可沙洪不但自己不调，还劝姚明也别调。此后的50年中，沙洪和姚明两人的工资级别几乎没动。

上合作报告，沙洪挑不出一件“体面”的衣服，常穿着姚明的衬衫上台。台下的入暗地里笑他：“你瞧，他穿着姚明的衣服呢。”沙洪从不在意。

姚明常和儿女们唠叨：“你爸爸这一辈子，遇到分房、晋级全都让给别人了。他对钱没有概念。”可沙洪却说：“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，组织上已经为我安排了一切。”

房间的陈设朴素无华，可一旦走进卧室、书房、客厅，满满墙架的书籍，却足以反映出房间主人精神生活的无比富足。

工作之外的沙洪不爱交际，沉默寡言。在沙大海的记忆中，青年时代的他偶尔走进父亲的书房，看到的只有窗下的一张书桌、一盏孤灯和父亲伏案读书、工作的背影。“我的父亲，他是一个纯粹的文人。”沙大海说。

沙洪常对孩子们说，君子合而不觉，小人党而不合。大女儿沙红叶说：“类似的话，我在许多地方听到，看到，可是从来没有被爸爸说出来这么贴切。”

沙洪的一生，只有因工作、学习、生活而结识的无数战友、乡亲、同志、同胞乃至亲人，却没有一个与他有个人利益关系的“朋友”。

在中组部工作期间，不少同事、朋友，甚至素不相识的知识分子、文化界人士登门请求沙洪解决问题，他都耐心接待，倾听每个人的诉求，尽其所能给予帮助。可到他和他家人的事上，沙洪却从未托过一点“关系”，找过一个“朋友”。

姚明常说他“倔”“拧”，沙洪则泰然处之，还挥笔写下了诗句“甘为耕作一头牛”。沙洪的孩子也都深受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，看重人品、知识、能力。73岁的沙大海，至今依然工作在中医临床一线。

走近沙洪，我们看到的，是他“正以处心、廉以律己”的清廉品格；是他“一生不交‘利益朋友’”的正直本色；是他“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”的豁然气度；是他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，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。

历史的航程波澜壮阔，时代的号角催人奋进。时间流转，不变的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，它激励着我们“跟着共产党走”，砥砺前行，走好新时代的奋进之路。